

归来的瓷观音

白采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B7
I216.2
90

归来的瓷观音

白 采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南昌

D

318887

百花洲文庫

(第四集)

归来的瓷观音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新魏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666 字数 8.7万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0

统一书号: 10110·357

定价: 0.76元

白采及其作品

今天的读者对白采的名字是很陌生的。而六十年前，朱自清称赞“白采是现代国内少见的诗人”；叶圣陶读了他的小说后，感到“很满意。我们读无论怎么好的文字，最初的感觉也无非是个满意，换句话说，就是字字句句入我意中，觉得应该要这么说，不这么说就不对”。然而数十年来，他的著作不见于书市，连识记他的名字的人也为数寥寥。经过几年的搜集，编成白采的这个集子，承江西人民出版社不弃，收入“百花洲文库”，作为现代文学研究者和现代青年的文学读物，大概可以弥补这个缺憾吧。

白采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月十七日，出生在江西省高安县一个又收租又开店的富裕家庭里。他天资很高，少年时便“略无师授。篝灯自课”作诗，起初信笔涂鸦，后由七绝而七律五律，七古五古，按年专致力一体，并常常与人唱和，当

被人索句，写下了大量诗篇。“逢兴不忘丝竹内，
称奇偏爱画诗书。”他同时在京仿画，出外写生，
其画颇得人赏识。有人在他的一幅远山如带、近水
如环、中流容小舟的山水画上题诗：“山川清绝笔
边传，相约何时共莞然。愿待明年种莲子，万花装
满画中船。”还有人题他的《垂钓图》：“从古烟
波有钓徒，知君怀抱应世无，如何画得樵青貌，也
入渔家乐趣图。”这俨然把他当作丹青妙手了。

一九一五年前，白采一度担任高安女学校教
职。嗣后，他用较多的精力进行诗歌创作。这一时
期他写了不少旧体诗，或咏唱山河美景，或讴歌个
人情致，或指摘时事流弊。一九一八年谷雨时，适
逢涨水过兵，他写了《谷雨》诗：“谷雨山家播种
宜，风光次第入新诗，梧桐结乳犹嫌小，豆蔻含胎
莫忽迟。柳浪松涛观涨处，萑旗莪甲洗兵时，下帷
独愧江都相，三岁园林竟不羸。”反映了他对“山
家”人的同情和对当时兵事的不满。他所说一个小
县抵制日货，而土布缺乏，纱价看涨，于是人们纷
纷牵纱向棉庄换棉，可是县官纵意声色，苛敛不
已。他愤然作《换纱谣》：“纱换棉花，棉花依然
纺成纱。新妇脚车姑手车，一灯分照东西家。小县
连年谷价贱，亦不弃掷如泥沙，却怪城中物腾贵，
洋货充斥农民嗟。农民嗟，——妇女愁：‘丝象棉麻
职所修，助夫辛苦谁能休？’近闻县官急诛求，庶事

虎杂乐事稠，自从正月开灯市，中间生日宾籍投，
万金不惜邀歌舞，夜深喧笑争缠头。官官‘政平兴未
已，与众乐乐民何忧？’许携丝管出溷厕，知音寂寞
双城羞。双城羞。——农妇叹：‘君肯妖邪学花犯，
满头珠翠兼金钻，一出千人万人看，还家我独傍篝
灯，棉花价高纱快换。呼邻共纺亦论斤，百六十钱
笑颜算。’”《换纱谣》在县报刊登后，有人称道
“此是香山讽谕诗”，充分肯定它的现实意义。白
采的旧体诗后来大部分编入独学斋出版的《绝俗楼
诗》，收诗五百二十五首，词四十六首。一九二七
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四卷本《绝俗楼我辈语》，
是白采的一部诗话著作，其中也有不少他自己的旧
体诗。

一九二一年九月，白采的父亲去世。本来，他
父亲为其五兄弟分家产时，就已露出大家庭不能相
安的端倪，继而矛盾愈来愈烈，打闹事件时有出
现；同时，他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夫妇相处不太
融洽。他父亲的死，把他系在家庭的引力全然消失
了。于是，他在一九二二年二月便离家而开始“漂
泊诗人”的生活，不久又进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学习
西洋画。到上海后，他改姓换名为白采，号吐凤或
受之，将原来的姓名童汉章、字国华又字爱智或瘦
吟全废了，表示他和家庭一刀两断、永不返回之
意。一九二三年六月他跟王百蕊女士宣告离婚。一

九二五年下半年，他到立达学园担任国文教授。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五年，即白采在上海的四年，是白采的文学创作由旧到新的转换期，也是他的创作的丰收期。由于在上海他能直接受到“五四”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又和叶圣陶、朱自清、夏丏尊、丰子恺等结交，因而对新文学有着满腔热忱。他在《文学作品与音节》一文中，直言嘲讽“国粹”者把“用典，用虚字，混搅来都说是美”的主张，表白自己决不跟这些迷恋古旧的先生学者们一起饶舌，并以实际行动去创作新文学。一九二〇年七月，他的处女作小说《绝望》还是半文半白，而后来他创作的小说，不但完全采用白话，而且带有浓烈的乡土气息，采用不少方言。这在今天看来，不足挂齿，而在当时却是一个难得的进步表现。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多取自旧社会不幸的人们，如被遗弃的人、乞食者、小妾等为作品的主人公，通过对这些人物的不幸遭际的描写，向旧社会进行控诉，反映他自己对旧社会的愤懑。同时，他的小说有着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归来的瓷观音》中的婉尼，在“我”离去的时候，决然从尼姑庵里出奔，倾倒在“我”的怀抱里，这比小尼姑下山的反封建思想，更加深化了。《病狂者》中的病狂者和长患夫妇、方伟和嫣平父女的愚想，以及他们谋求“真正的幸福”的行为，在当时

确实令人惊骇，但这反映了白采的激烈的反封建思想。白采的小说在表现上，手法多种多样，有的以严格的现实主义写出生活、人物、细节的真实，有的赋予浓郁的浪漫色彩；有的似抒情叙事诗，有的如抒情散文；有的运用近似“意识流”的手法，有的用速写手法勾勒人物。他更加擅长的还是人物心理描写，所以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的《导言》中说，白采“精于心理描写，更好描写变态心理”，“所刻画的主人公的性格，那种变态性格的描写是有迫人的力量”，“《病狂者》不仅是他的一个短篇的题目，简直可作他的一切人物的总称”。这是很有道理的。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白采自编的《白采的小说》第一集，由中华书局出版，收小说七篇。书后有作者自己写的《作旨》：

“《作诗的儿子》。此篇假托一醉心文艺之青年作旁衬，描写现代家庭同天性之爱的浓郁的空气中，亦被现实的功用的薄氛侵入；爱便常被蒙蔽，至无从显露呈露了！

“《被摒弃者》。写一天真的幼女凭了无知的勇气，直前奋斗不顾，竟撑持很久，但终不免被蛭于无名之势力。

“《目的达了（？）》。在现代社会状况下，许多艺术的天才，竟不能从容鉴赏自己的

艺术，藉得着一种陶醉的快感；于是仅以艺术为生活之另一种方法，而无暇以艺术提高生活之目的。此篇即感此而作。——此篇作者谬以为最惬心的作品，秘惜得二年，不欲投入各种艺术刊物。曾承《音乐界》编者拟特为之破例刊登，惟因该志出版延期未果，附此志谢！

“《一个白瓷大士像》。写作者孤僻虚渺之心态，及其永远执持的爱！

“《乞食》。述一乡人见困于食的问题，无可解决；虽极爱重其生命，尤能不忘爱重其操守。为一描写平民思想及生活之作品。——篇中采用方言甚多，不及另注，细阅易明。

“《绝望》。描写黑暗中朝向光明者之一种极大烦闷！——此篇系作者最初短篇处女作，因风格文法等差异，始终不愿任由何处代为发表，已秘存五年了。

“《友隙》。此篇描写人生事实方面虽有限，希望仍可无限！”

还有一些小说，见于当时主要报刊。可以预见，若天假以年。白采一定会自编第二集、第三集……的。

作为诗人的白采，创作态度极为严肃。他在《绝俗楼我辈语》卷二中说：“余少始为诗，常求能攻我者，无不敬之；至赞我者，亦无不爱之。攻

者虽有时不中肯綮，要皆甚有益于我；若赞嗜苟不确，特不如攻者之为愈矣。攻人诗易而赞人诗难也。”一九二五年，《白采的诗》即长诗《羸疾者的爱》出版，他自题卷首的一首小诗道：

“我能有——

作诗时，不顾指摘的勇气！

也能有——

诗成后，求受指摘的虚心！

但是，

不知你有否一读的诚意？

如此严肃的创作态度，必然产生上乘精品。七百行的长诗《羸疾者的爱》，是白采的代表诗作。那决心为未来美好生活牺牲自己的爱情以至一切的主人公，那勇于追求理想爱情而不顾封建世俗的孤女，那完全采用对话形式、纵横展开故事情节的完整结构，以崭新的面目立于我国新诗发展史上，产生“云破月来花弄影”的艺术效果。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导言》中说：“白采的《羸疾者的爱》一首长诗，是这一路诗的押阵大将。他不靠复沓来维持它的结构，却用了——一个故事的形式。是取巧的地方，也是聪明的地方。虽然没有持续的想象，虽然没有奇丽的比喻，但那质朴，那单纯，教它有力量。”这是十分恰当的评价。

一般地说，白采的作品色调比较阴沉，但是他

并不是一个厌世主义者，而是把希望寄托于未来。

《被遗弃者》中的年轻母亲，虽然由于社会舆论所逼，溺死了自己心爱的宝宝，但她对生活并没有悲观，而是相信“光明定然要来”。《友隙》中的虞廷伦，原以为人与人之间都是隔膜，“无论是谁，都该自己提防”，于是离家远走，四处漂流，而后来他转变了，认识到人生方面的“事实纵然有限，希望仍可无限”，临死时也带着“不绝的希望”。这篇小说，白采把它编在小说第一集之末，其用意也显而易见。诗《自己墓上的徘徊》，老公公死前立在高丘上，“怡然微笑着，浩歌长吟着，徘徊瞻眺着”，仔细认识“预备拥抱他的山色山光，一草一木”，“无限欣娱”；他希望少年人，“你们应该努力你们自己所有的路程”，在他死后不要“过为他悲伤”。墓首诗在悲怆中透出希望的亮色。

一九二六年三月，白采从立达学园转教于厦门集美学校。暑假期间，他漫游两粤，后由香港扶病乘公平号轮船回上海。八月二十七日，当轮船将抵达吴淞口时，白采病逝于船上。他在人间仅仅生活了三十二个春秋。

一九二六年十月，立达学会出版的刊物《一般》第一卷，辟“白采”专栏，登载悼念文章。朱自清沉痛地说：“他是一个有真心的可爱的人”，

“他在许多朋友的心里是不死的！”叶圣陶断言：
“他虽然死，会永远生存在我们的心里。”近六十
年前的悼念，今天重提，姑且作为我们对白采的纪
念吧！

朱 受 群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三日

目 录

白采及其作品·····	朱受群 (3)
-------------	-----------

第 一 辑

绝望·····	(1)
归来的瓷观音·····	(3)
乞食·····	(12)
一个银币·····	(26)
目的达了(?)·····	(30)
侮辱·····	(34)
敬告·····	(37)
我爱的那个人·····	(43)
被摒弃者·····	(47)
作诗的儿子·····	(62)
一个白瓷大士像·····	(76)
乡下富绅的家里·····	(83)
民间文学里的资料·····	(87)
痴狂者·····	(91)
友隙·····	(97)

壁塔的温雅.....	(104)
------------	-------

第 二 辑

羸疾者的爱.....	(109)
------------	-------

自己墓上的徘徊.....	(145)
--------------	-------

秋山秋月.....	(151)
-----------	-------

绝 望

当此时，山中阴晦，雨声连绵不绝，间以微风，木叶簌簌落肩上。张臂承之，如抱虚影，捉摸不定，旋即轻坠于地，如扶人下卧也。

仰首四瞩，天无微光，盖已入夜。但觉落叶满地，雨气下压，如有物自障其体。欲寻微径而出，则四面陡绝，低洼不可测！山外亦无微声，距人境不辨远近？且意于此间，若有所期，不可跬步离焉。

伫立久之，瞬息不可耐！遍地淋漓，四肢反觉微热。额发下垂，几掩其目。口中欲有微语，竟噤不成声。此时自疑其状貌恰如修伟瑰丽之天使，矗然无援，神气弥旺。然而雨声则益凄厉可怕！咫尺之间，黑乃逾墨。虽宇宙之神，必不知此间乃有人在也。

忽觉眼中奕奕有光！一人突现于其前，又似稍远。手中秉炬，光彩焕发！散发露乳，宛然挺立；

頍长肥美，世乃无伦。眉宇之间，充满慈祥恺悌之色。目光直视，凝肃而兼悱恻。似已察知相待之诚，来相慰藉耳。

火光飘倏渐近，伊已蹶足至前，轻如御气，不闻蹶声。伊对立垂首至臆，手中高举炬火，其光四彻！自照遍体晶莹，望之眼生微纒。迨其逼近，以手触之，柔滑无比！响慕之诚，乃如婴儿之就抚于慈母之怀。伊似微愠，但亦不拒。惟坦然互视，神光离合，度越林际。木叶皆绚烂可爱，雨点凝缀叶端，的烁作异光。林径爽垲，花气氤溢，景色乃愈艳。——而伊则已杳矣！

沉寂如故，臆黑已极，倾耳谛听，风雨殊未已。踟躅之间，落叶已没其踝。似过午夜，顾乃不辨天色，不知现已何时？所立何响？其下果有土壤否？或太阳已失其光与热乎？迢迢长夜不复旦乎？世界已迨末日乎？而心念所欢不至，益亟！乃暴躁如焚。足既不可以转旋，便思跃起，顾已无力。焦急烦扰，疲沓莫状！倦极微伸其腰脊，睫毛下掩，隆准如削，惟闻风雨之声不绝而已！

一九二〇，七，二五，时寓洪荒池

（原载《白采的小说》，1924年12月中华书局版）

归来的瓷观音

不错，我确见过这般庄严美丽的瓷观音，记得我还极意抚摩过几日，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只嫌着袖缘上一条淡淡的金色，以为这未免反损了美的和谐与单纯，便割爱不买了。

后来我却非常懊悔，日夜这么担心想着：不要被人捣碎了吗？到底落在寺院里，或是谁家闺秀手里？那些供奉的人，能够虔敬而又懂得爱惜吗？这种种过虑，常扰着我的心曲，直到了现在。便是在舟车梦寐里，也无时不牵挂着，甚至构成许多有趣的幻想。

我相信世间越好的东西，越易遭损毁。有的说：“珊瑚易碎，玻璃最脆。”这确是不错的。这般美丽的瓷观音生成，便容易损毁了。何况又会遇着许多贪图垂涎爱慕攘夺的人，纷纭辗转不了。那末，不到许久，必定便遭损毁无疑了。我从此越关心想访问一个下落，终于消息茫然。